



鹽鐵論卷之三

漢汝南桓寬撰

明雲間張之象註

晁錯第八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公

傳曰此陳係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為貶為殺世子偃師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今將爾詞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

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者乎。招之有罪。言楚之托招以滅陳也。顏師古曰。將謂將有其意也。故臣罪莫重於弑

君子罪莫重於弑父。趙武靈王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

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曰者淮南衡山修

文學。招四方遊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

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

謀叛逆。誅及宗族。淮南鴻烈序曰。文帝以淮南厲王長子安襲封

淮南王。次為衡山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讐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

言。初安為辨達。善屬文。皇帝為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為離騷賦。

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

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

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及諸儒大

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書

數十篇。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

明道之言也。司馬遷曰。詩之所謂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

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

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

仍父子再失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

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僥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使晁錯變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族。侵削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親。吳楚積怨。斬錯東市。以慰三軍之士。而謝諸侯。斯亦誰

殺之乎。

晁錯傳曰。晁錯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

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

侯皆誼譁疾。晁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

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

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晁錯曰。

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

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

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

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素

盜進說上。令晁錯衣朝衣。斬東市。

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

之間。名且惡。汗音之。而况為不臣不子乎。叢談曰。邑

迴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是以孔子沐浴而朝。音潮告之

哀公。陳文子有馬十乘。去聲棄而違之。論語曰。

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

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

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

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

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

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傳去聲曰。君子可貴可賤。

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亂孔子曰。事君可貴

刑可殺。而不可使為亂。馬氏曰。在物者有命。

故可貴可賤。可生可殺。在己者有義。故不可

使為亂也。精神訓曰。晏子與崔子盟。臨死地

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

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死。若夫音扶外飾其貌。而內無其實。口誦其文。而行音去不由其道。是盜固與盜。而不容於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衆。誅絕之義。有所止。不兼怨惡也。故舜之誅。誅鯀。其舉舉禹。夏紀曰。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鯀可。堯曰。鯀爲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岳。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於是舜舉鯀子

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岳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爲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汝平水土。禹拜稽首。讓於契。后稷。咎繇。舜曰。汝其往視爾事矣。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左傳曰。初。曰。李使過與。見與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下夫音扶。以璵音番之珷音煩之玼音此而棄其璞。以一人之罪而兼其衆。則天下無美寶信士也。淮南子曰。夏后

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晁生言諸侯之地大富則驕奢。急即合從。故因吳之過而削之。會稽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所以均輕重分其權。而為萬世慮也。弦高誕於秦而信於鄭。鄭世家曰。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崤。汜論曰。惟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賔秦師。却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

誕反。為功。晁生忠於漢而讐於諸侯。

晁錯傳曰。晁錯已死。謁者

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軍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晁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晁錯患諸侯強。人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

人臣各死

其主。為其國用。此解揚之所以厚於晉而薄

於荆也。

奉使篇曰。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

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追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

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
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
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
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
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
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
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
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
君曰。為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
皆諫王救之。於是莊王卒救解揚而歸之晉。
爵之為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刺權第九

大夫曰。今夫扶音越之具區。楚之雲夢。宋之
鉅野。齊之孟諸。有國之富。而伯音王之資。

也。人主統而一之則強。不禁則亡。齊以其
腸胃予人。家強而不制。枝大而折。榦以專
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也。勢足以使衆。
恩足以卹下。是以齊國內倍而外附。權移
於臣。政墜於家。公室卑而田宗強。轉轂游
海者。蓋三千乘。去聲失之於本。而末不可救。

齊世家曰。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
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
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
齊衆心。宗族益強。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
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
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民矣。田乞卒。子常

代立。是爲田成子。相簡公。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管子曰。權不兩錯。政不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范雎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韓非子曰。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大富。君主之敗也。故曰。朋大於股。難以趣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說山訓曰。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今山川海澤之原。非獨雲夢

孟諸也。鼓金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姦猾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姦。乘利驕溢。敦樸滋僞。則人之貴本者寡。大農鹽鐵丞孔僅等上請。願募民自給費。因縣官器煮鹽。予用以杜浮僞之路。由此觀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慮亦遠矣。

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塗。如淳曰。如雲而行。言其衆多也。轂擊於

道。顏師古曰。轂擊言車乘交馳其轂相擊也。攘公法申私利跨山

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

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於

六卿富累於陶衛。魏冉封陶商鞅姓衛。輿服僭於王公。

宮室溢於制度并兼列宅隔絕閭巷閣道錯

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驚臨淵釣魚

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音達鞠鬪鷄。蹋鞠以革

以毛髮楚蹋為戲劉向別錄云黃帝造以練

武士者也左傳曰季郈之鷄鬪季氏芥其鷄

郈氏為之金距中山素女撫流徵音紙於堂上鳴鼓巴

飲音俞作於堂下。宋玉曰歌於郢中者引商列

曲彌高其和彌寡西域傳云巴飲二州名其

人善舞或曰飲水之人善歌舞漢高帝伐秦

巴人從軍歌舞陷陣高祖采其聲婦女被羅

紈婢妾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

戈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

解音懈怠何者已為之而彼取之僭侈相効上

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偽而罕歸本也。

大夫曰官尊者祿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

德而子孫封周公相去聲而伯禽富。琴操曰文王以

紂時為岐侯。躬脩道德。執行仁義。百姓附親。是時紂為無道。刳胎斲骨。廢壞仁人。天統易運。諸侯瓦解。皆歸文王。傳曰。文王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一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為天下顯諸侯。明堂篇曰。昔殷紂亂天下。捕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成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相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稷。天子之禮也。水廣者魚大。父尊者子貴。奉使篇曰。吞舟大國。傳聲。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之樹必巨。

海况之妻子乎。莊子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故夫貴於

朝。音潮。妻貴於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孟子

曰。王子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編

戶之列。而望卿相。去聲。之子孫。是以跛音避。夫

之欲及樓季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無錢而欲千

金之寶。不亦虛望哉。韓嬰曰。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榮澤之水。

文學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

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平治水土。

教民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豈云食
祿以養去聲其妻子而已乎。孟子曰禹稷當平

入孔子賢之禹思天下之民有飢者由已飢

之也稷思天下之民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

以如是也。夫音扶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

其急也。韓信曰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

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一人

失職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仕

行其義非樂音洛其勢也。受祿以潤賢非私其

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叔之所以為文

魏成子所以為賢也。論語云公叔文子之臣

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

公孔子曰可以為文矣。魏世家曰魏文侯謂

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

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

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

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

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

逆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

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

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

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

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

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

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

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

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

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

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

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後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故周德成而後封子孫。不以為黨。周公功成而後受封天下。不以為貪。今則不然。親戚相推。朋黨相舉。公尊於位。子溢於內。夫貴於朝。音潮妻謁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編戶跛音避夫而望疾步也。管仲傳曰。

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玷。齊人不以為侈。

刺復第十

大夫乃為色矜而心不懌曰。但居者不知負戴之勞。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為天下腹居郡。諸侯並臻。中外未然。心憧憧音冲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通作泊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饑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於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思覩文學。若侯周召而

望子高

周召周公旦召公奭也郎顛曰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文武創德周

召作輔是以能達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高士傳曰伯成子高者唐虞之時至

禹去而耕禹往趨而問之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

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乎無落吾事俛俛乎耕而

不顧御史按事郡國察廉舉賢才歲不乏也

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

騁意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乖於今

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

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耶何賢士之難覩

也。自千乘

去聲

兒寬以治尚書位冠

去聲

九卿

兒寬千乘人也

及所聞覩選舉之士擢升贊憲甚

顯然未見絕倫比而為縣官與滯立功也

文學曰。輸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枘

音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

拾遺記曰師曠者或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辨音律晉平公之時以陰陽之樂顯於

當世。燻目為瞽人以絕塞衆慮專心於星筭音律之中。考鍾呂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孟

子曰。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修務訓曰。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

當世之工匠

不能調其鑿枘音芮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

變舊律是以鑿枘音芮刺音郎戾而不合聲音

泛越而不和夫音扶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

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音韓非子曰次也音巧匠

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上智是以曹

丞相日飲醇酒曹參世家曰參始微時與蕭

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無所變

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拙於文辭重

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

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

下吏及賓客見參不視事來者皆欲有言至

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必有所言復飲之醉

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

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

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

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

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百姓歌

之曰蕭何為法顛居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

失載其清淨兒大夫閉口不言治尚書以射

民以寧一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寬為人温

良有廉智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武口弗能發

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

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

曹除為從史及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

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

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故治大者不可以煩

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

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

恢卓。恢卓可以為卿相。去聲其政察察。察察可

以為匹夫。夫音扶綱維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

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

曰。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

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

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

凡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已者事廢

而無功。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

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曰。夜不

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

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

韓非子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

方來效。呂氏春秋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

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

主術訓曰。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

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

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

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智者。則天

下不足有也。桓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人。豈云

殆哉。

雜事篇曰。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曰。桓公曰。以告仲父。

若是者二。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

仲父。曷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

事。昔周公之相去聲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

之士。是以俊又滿朝。

音潮賢知

去聲

充門。

傳曰。周

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二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宮朝者萬人。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誠之曰。性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文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慎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

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語林曰。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自古帝王。皆以之安危。故書曰。惟后非賢不。惟賢非后不食。昔者周公體大聖之德。而勤於吐握。由是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吝。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

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去聲之人也。况處三公之尊。以養

天下之士哉。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

也。孔子世家曰。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

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

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呂氏春秋曰。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劉向曰。春秋之後。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燦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後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泰族訓曰。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

屬天下之統。今四岳舉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孟子曰。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以天子而妻去聲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孔子曰。以富貴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音洛賢而行臧文子椒之意。雜事篇曰。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器而歸。易王死。及燕國復太子立為燕王。是為燕昭王。昭王賢。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

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生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燕王平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樂毅之策。得賢之功也。詩序曰。小雅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飯食。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

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王逸曰。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淫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苟欲自進。求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蔽賢妬能。自高其知。去聲。訾

音人。之才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

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詩傳曰。楚

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飢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

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
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
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
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
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
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
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
蔽善者。國之讒也。列子曰。以賢臨人。未有得
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主術訓
曰。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
說林訓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
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

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御史進

曰。太公相去聲文武以王去聲天下。管仲相去聲

桓公以伯音霸諸侯。要略曰。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歛無度。戮殺無

止。康梁沈酒。宮中成市。作爲炮烙之刑。剗
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
纍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
里。天下二老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
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
謀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
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探甲冑。以伐
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
齊世家曰。桓公旣得管仲。修齊國政。連五
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
能。齊人皆說。七年會諸侯。故賢者得位。猶
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

龍得水。騰蛇遊霧也。韓非子曰。飛龍乘霧。霧霽而龍蛇與蟪蝻同也。則失其所乘也。能服於賢者。權重位尊也。叢談曰。騰蛇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挺。魚得

水而驚處地宜也。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項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孫丞相去聲以春秋說音稅先帝，遽即三公處。

周召之列，據萬里之勢，為天下準繩。衣不

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於治。

公孫弘傳曰：弘為人恢奇多聞，嘗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辨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

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園五鼎，外膳一餽，豈可以

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逢

惡賓，不逢故人。食貨志曰：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吏益慘急，而法令

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

為天下先，然而無益於治，修務於功利矣。

博士楮泰泰平準**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

傳去聲**巡省郡國**漢武紀曰：元狩六年六月，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

姦，農傷而未衆，又禁兼并之塗，故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而山

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

殊路，而橋虔吏，因乘執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

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論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諸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寃失職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舉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漢紀曰元朔元年冬十有一月

詔曰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擁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不舉賢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

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得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勸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

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也當免奏可

遷官爵或至卿大夫班固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

困於燕雀遠迹羊豕之開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響異人並臻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殫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篤行則石建石慶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

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
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閣協律則李延年
奉使則張騫蘇武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
餘不可勝紀是以典造功業制度遺文後
世莫及
非特燕昭之薦士文王之廣賢也
君道

篇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
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
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
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
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
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
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
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
以求臣則厮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
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
等禮相刃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
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

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
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
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
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
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
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
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
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周紀曰
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
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幼禮下賢者日中不
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
孤竹聞西伯善養老蓋往歸之太顛閎夭
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呂
氏春秋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
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
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
然而未覩功
為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

業所成。殆非龍蛇音之才而鹿鳴之所樂

音洛賢也。

文學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顏淵曰。鮑

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韓非子曰。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劉峻曰。

薰蕕不同器。梟鷲不接翼。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垂

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荆楚之士用。將帥

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

擊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

士糜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磻

溪熊羆之士隱。平準書曰。武帝之時。嚴助朱

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

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

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

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

侵擾北邊。兵連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

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

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

出貨者除罪。選舉凌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

法嚴令具。與利之臣。自此始也。尚書中候曰。呂尚鈞磻溪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涇淮造渠以通漕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

東郭偃孔僅建鹽鐵冊通作策諸利富者買爵

販官免刑除罪賈食汗賈人贅壻及吏坐賊

者禁固不得為吏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

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自見功

大遂從嗜欲迺行一時之變使犯法者贖罪

入穀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蕭望

之曰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

死罪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貸至為盜賊以

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

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

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

公用彌多而為者徇私上

下無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憐音急之

臣進而見知廢格音之法起平準書曰吏道

雜而多端則官

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

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

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

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

其黨與帝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

令明察張晏曰見知謂吏見知不舉故為放

縱以其罪罪之也如淳曰廢格杜周減宣之

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温舒之徒以鷹隼擊

殺顯平準書曰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

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温舒

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酷吏傳云以鷹擊

毛摯為治徐廣曰摯烏將擊必張羽毛也其

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衆獨

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論儒第十一

御史曰。文學祖述仲尼。稱誦其德。以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齊魯之間。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為變。當世不為治。魯國之削滋甚。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

齊世家曰。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

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也。當此之

時。非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

湣音敏王遁逃。死於莒。而不能救。王建禽通

擒於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

安國尊君。未始有効也。

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駟馬。無勢位

雖舜禹不能治萬民。秦紀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騮

耳。驥駟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荀子曰。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

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孔。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一孔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音扶故輶

音韶車良馬無以馳之。釋名曰。輶車。輶。遙也。遠也。四向遠望之車也。古

本作翹車。逸詩曰。翹武聖德仁義無所施之。指

篇曰。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

紱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

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齊宣之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時不顯賢進士。國家富強。威行敵國。詩傳曰。孟子說

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

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琴。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

知善之為善。而况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震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

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

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

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

不居汙世。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凋世者歟。尊賢篇曰。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

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

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

淳于髡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

淳于髡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

古者驕騶騏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膺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堯舜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齊策曰。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臣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問。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為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

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騶騏。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都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君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及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及潛音敏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

齊世家曰。潛王七年。十二年攻魏。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六年。齊君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

十九年。齊佐趙滅中山。三十六年。王為東帝。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侯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齊策曰。齊負郭之民。有狐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室離心。司馬讓其為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輿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十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霑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羸博之間。地圻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

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圻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雜事篇曰。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耶。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所以賢也。因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歎息曰。賢固若是其苦耶。丹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下無憂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盈。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國而居衛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賢。驕盈不止。閔王亡走衛。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供具。閔王不遜。衛人侵之。閔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

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齒
 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而與
 燕共分齊地。悲夫。閔王臨大齊之國。地方數
 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奪於燕昭。宗廟喪
 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身亡逃竄。甚於徒隸。
 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為賢。豈不
 哀哉。公玉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諂佞。甚矣。閔
 王不覺。追而善之。以辱為榮。以憂為樂。其亡
 晚矣。而卒見殺。故齊閔王雖王建聽流說。信
 至死亡。終身不諭者也。悲夫。

反間。音諫。用后勝之計。不與諸侯從親以亡國。

為秦所禽。通作擒。不亦宜乎。齊策曰。始皇嘗遣

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否。君王后以羣臣
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謂秦使
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羣臣
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

牆受書。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後
 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賁客入齊。皆為
 變辭。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齊王建入朝
 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
 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王
 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
 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即入見
 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
 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
 而與之。百萬之眾。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
 之關。可以入矣。鄆鄆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
 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
 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
 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竊
 為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
 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
 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餓而死。
 齊世家曰。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

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相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湯。百里以飯牛

要平穆公始為苟合。信然與之伯音王去

何言不從。何道不行。孟子傳曰。伊尹負鼎

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故商君以王道說

孝公不用。即以強國之道。卒以就功。鄒子以儒術干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

卒以顯名。衛鞅傳曰。公孫鞅聞秦孝公下

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

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

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

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衛鞅

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

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

幣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十數年而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孟子傳曰：騶行賄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在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鮑焦曰：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突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

行爽廉毀，然且不
舍。感於利者也。故馬効千里，不必胡代。

士貴成功，不貴文辭。呂氏春秋曰：良劍期乎能斷，不期乎鏤鏗。

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騫。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

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于黎丘。

孟子傳曰：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晉文公曰：直而不枉，不可與長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匱言，以

為非，因此不行。自周室以來，千有餘歲，獨

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參一焉，取所不能及

而稱之，猶躄者能言遠不能行也。聖人

異塗同歸。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雖革

法改教。志存於強國利民。鄒子之作變化

之術。亦歸於仁義。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

也。春秋曰。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曰。祭仲

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

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

處於留。先鄭伯有善乎。鄆公者。通乎夫人。

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

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

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

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

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

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

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

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

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

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

爲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爲之。

繆稱訓曰。行險

者不得直道。泥論曰。調寸而伸尺。今

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晉文之譎諸

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耻辱以存

亡不足稱也。

文學曰。伊尹之於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

知明君也。許慎曰。伊尹處於有莘之野。執鼎

其道。詩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是也。孟子

曰。百里奚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

而相之可。二君之能知伯音王其冊通作素

形於已。非暗而以真寘決事也。孔子曰。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如何其苟合

而以成伯音王也。君子執德秉義而行。故造

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居今之朝。音朝

不易其俗。而成千乘去聲之勢。不能一朝居也。

寧窮饑居於陋巷。安能變已而從俗也。齊桓公曰。

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叢談曰。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耻也。闔

闔

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

魯公殺子赤。叔聃退而隱處。不食其祿。節士傳曰。

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遏。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即季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既除喪。將立季子。

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遏曰。今若是作而與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為弟。弟兄迭為君。而致諸侯于季子。皆曰。諾。故諸其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若有吾國。必疾有禍于身。故遏也。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未還。僚者。長兄之庶子也。自立為吳王。季子

未還。僚者。長兄之庶子也。自立為吳王。季子

自立為吳王。季子

自立為吳王。季子

自立為吳王。季子

自立為吳王。季子

使而還。至則君事之。過之子曰王子光。號曰
闔閭。不悅曰。先君之所為。不與子而與弟者。
凡為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
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與子。我宜當立者也。
僚惡得為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
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
亂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
終身無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
號曰延陵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國為義。以其
不殺為仁。是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之也。左
傳曰。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
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人公冉務
人曰。若君命可使。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
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
既而復叔仲氏。公羊傳曰。子卒者。孰謂謂子
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耳。殺也。弒則何
以不日。不忍言也。穀梁傳曰。公弟叔肸。賢之
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

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
足矣。織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
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節士傳曰。魯宣
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
立為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為魯侯。
公子肸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
肸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
食為哉。織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
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孔子
曰。刳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則蛟龍
不遊。覆巢毀卵。則鳳鳥不翔。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虧義得尊。枉道取

容。効死不為也。聞正道而行。釋事而退。未聞

枉道以求容也。子貢曰。非其世者。不生其利。

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石買曰。衞女不貞。衞士不信。

御史曰。論語云。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

不入也。

鄒陽曰。盛飾入朝者。不以私行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

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

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

季氏為無道。逐其君。奪其政。而冉求仲由

臣焉。禮。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適衛。因

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

音子悅。

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

子見南子。非禮也。禮義由孔氏出。且貶道

以求容。惡音鳥在其釋事而退也。

泰族訓曰。夫聖人之

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

文學曰。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憂也。是以堯憂洪水。伊尹憂民。管仲束縛。孔子周流。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于天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泰族訓曰。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安。

也。許慎曰：管仲相齊，公子糾不死，子糾之難而奔魯，束縛以歸。齊桓公用之而霸也。劉向曰：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為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憂百姓之禍而欲安其危也，是以負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趨，拯溺者濡，今民陷溝壑，雖欲無濡，豈得已哉？御史默不對。

憂邊第十二

大夫曰：文學言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故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室之中也。

有一人不得其所，則謂之不樂。

音洛。貴德篇曰：聖人

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主術訓曰：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無掘穴狹廬，所以托身者，明主弗樂。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匡牀蓊席，非不寧也。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

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縣鍾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故民流沈溺而不救，心而樂之。國無哀人。

非惠君也。國家有難去聲而不憂，非忠臣也。

夫音扶守節死難去聲者，人臣之職也。甲鳴曰：始吾父

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食其衣食饑

寒者，慈父之道也。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

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

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怨而後教，是堯德也。貴德篇曰：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

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今子弟遠勞

於外，人主爲之夙夜不寧，羣臣盡刀畢議，

冊通作策茲國用，故少府丞令請建酒榷音較

以澹古膽字邊，給戰士，拯救民於難去聲也。爲

人父兄者，豈可以已乎。內省衣食以恤在

外者，猶未足。今又欲罷諸用，減奉邊之費，

未可爲慈父賢兄也。

文學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諸侯力政，故國

君不安，謀臣奔馳，何者，敵國衆而杜稷危也。

賈生曰。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今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勁。強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統。陛下優游巖廊。

覽羣臣極言。至內論雅頌。外鳴和鸞。純德粲

然。並於唐虞。功烈流於子孫。夫音扶蠻貊之人。

不食之地。何足以煩慮。而有戰國之憂哉。若

陛下不棄。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內向。

款塞音賽自至。然後以為胡制於外臣。即匈奴

沒齒不食其所用矣。

大夫曰。聖主思念中國之未寧。北邊之未

安。故使廷尉評古本等問人間所疾苦。拯

恤貧賤。周澹古澹不足漢武紀曰。始元二

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寃失職者。顏師古曰。前為此官。今

不居者。皆謂之故也。君臣所宣明王之德。安宇內者。

未得其紀。故問諸生。諸生議不干天。則入

淵。修務訓曰。所為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

未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乃欲以閭里之治。而况國家

之大事。亦不幾矣。發於畎畝。出於窮巷。不

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寐。殊不足與言也。

文學曰夫音扶欲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反本本

立而道生順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勞而功

成原道訓曰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夫音扶不

修其源而事其流無本以統之雖竭精神盡

思慮無益於治欲安之適足以危之欲救之

適足以敗之夫音扶治亂之端在於本末而已

不至勞其心而道可得也建本篇曰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

道生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木立而道生春秋之

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

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

道不同者不相與謀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

學之言不可用也大夫種曰有高世之材者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

明者必破衆庶之議成大功者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衆雜言曰鍾子期死而伯牙

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為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大夫曰吾聞為人臣者盡忠以順職為人

子者致孝以承業君有非則臣覆蓋之父

有非則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變君之政

父沒則子不改父之道也春秋譏毀泉臺

為其隳

音灰

先祖之所為而揚君父之惡也。

春秋曰。夫人姜氏薨。毀泉臺。公羊傳曰。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也。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今鹽鐵均輸。所從來久矣。而欲

罷之。得無害先帝之功。而妨聖王之德乎。有司倚於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於文

學之謀也。

文學曰。明者因時而變。知

去聲

者隨世而制。

趙

靈王曰。古今異利。遠近異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

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漢武帝曰。五帝之教。不相復而孔子曰。麻冕禮

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

俗而不偏宜。

汜論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苟利於

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亡。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魯定公序昭

穆順祖禰。

音米

昭公廢卿士以省事。節用不可

謂變祖之所為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

房以崇緒。趙高累秦法以廣威。而未可謂忠

臣孝子也。秦紀曰。二世東行郡縣。還至咸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

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上驪山。驪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

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

馬禽。田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日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

食其穀。加法益刻深。

鹽鐵論卷之三

鹽鐵論卷之四

漢 汝南 桓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園池第十三

大夫曰。諸侯以國為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為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

籟

御音之假說文曰籟禁苑也顏師古曰池籟謂於水邊作小屋落岸魚鳥

籟者禁苑之遊衛也本御幸者假與貧民及北邊置任田官以

澹

古瞻字諸用猶不足今欲罷之絕其原杜

其流上下俱殫音丹困乏之應也雖好省事

節用如之何其可也

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

千乘

去聲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

求澹

古瞻字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

而意不澹

古瞻字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

不堪其求也

賈山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

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

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虞天下

弗能供也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饑民廐有肥馬路

有餒

音餒人孟子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狗

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

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

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

除其本而欲澹古瞻字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

百姓爭薦草與商賈古音爭市利非所以明主

德而相去聲國家也夫古音男耕女織天下之大

業也故古者分地而處之利田畝而事之是

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之

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

歸權家三輔迫近於山河三輔黃圖曰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

左右內史漢武帝改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地狹人

衆四方並臻粟米薪菜不能相澹古瞻字公田

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為非先

帝之開苑囿池籞御音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

稅而已假稅殊名其實一也夫扶音如是匹夫

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徒音田野

辟開音麻枲徒音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矣

公孫鞅曰女事盡於內男事盡於外則入多矣呂氏春秋曰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

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曰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賈生曰

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

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

議游食之民。轉而緣南。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大夫默然視其丞相去聲御史

輕重第十四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音闢草萊而

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紅

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為

疆國。管仲相去聲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

之變。南服疆楚。而伯音霸諸侯。齊世家曰。武

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

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桓公之時。管仲為大夫。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貨殖傳曰。太公望封於營丘。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奏。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衽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子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本

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
桑農業也。

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桓公以千乘去聲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隳音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末惡音欲行，淫巧惡音汗欲施。大夫君以心計冊通作策國用。

食貨志曰：桑弘羊以心計。顏師古曰：心計，不用籌筭也。構諸侯，參以酒

權。音較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

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音諫矣。

非特管仲設九府，徼音叫山海也。平準書曰：東郭咸陽孔僅

為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食貨志曰：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太公退又行之于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霸名。顏師古曰：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金、職幣，謂之九府，皆掌財幣之官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

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

御史曰。水有獮音獮獮音獮而池魚勞。國有強

禦而齊民消。兵略訓曰。畜池魚者必去獮。獮者必去豺狼。故

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叢談曰。高

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記曰。高山浚源。不出草

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夫音扶理國之道。除穢鉏音鉏豪。

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

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猾。絕并兼之徒。而

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冊。通作策

達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

古音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

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斂不增。而用足。夫音扶

損益之事。賢者所覩。非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扁鵲撫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

則損乏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乏而調陽。是以

氣脉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扁鵲傳曰。扁鵲

扁鵲至號官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

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

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待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鏡石橋引。案杙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臟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滌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

而不曠。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號君。號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關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虛唏服臆。鬼精泄橫。流涕長潛。忽忽承眊。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續絡。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廢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劑下。太子起。

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夫音扶拙醫不知脉理之腠。

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

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

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

非扁鵲之用鍼音箴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符王

曰。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

御史曰。周之建國也。蓋千八百諸侯。其後

強吞弱。大兼小。并為六國。六國連兵。結難

去聲數百年。內拒敵國。外攘四夷。由此觀之。

兵甲不休。戰伐不乏。軍旅外奉。倉庫內實。

今以天下之富。海內之財。百郡之貢。非特

齊楚之畜。趙魏之庫也。計委量入。雖急用

之。宜無乏絕之時。顧大農等以術體躬稼

則。后稷之烈。周紀曰。周后稷。名棄。帝嚳之

子也。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遂好耕農。

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

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於部。號軍四出。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曰。后稷。於部。號軍四出。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

用鍼音箴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上大

夫君與治粟都尉管領大農事多刺稽滯

開利百脉是以萬物流通而縣官富實當

此之時四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獲之賞

皆澹古澹字大司農此皆扁鵲之力而鹽鐵

之福也

文學曰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

衝風飄鹵音魯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地形訓曰北方

曰大冥曰寒澤北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

方有不釋之水

也地形訓曰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日月经其南斗

極出其北含衆和之氣產育庶物今去而侵

邊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江臯河濱而

田於嶺坂音反菹音疽澤也轉倉廩之委飛府庫

之財以給邊民中國困於繇音遙役邊民苦於

戍音絮禦力耕不便種糴無桑麻之利仰中國

絲絮而後衣去聲之裘蒙毛曾不足蓋形夏

不失複音復冬不離去聲窟苦骨切父子夫

婦內藏於專室土園之中中外空虛扁鵲何

而民富足。温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

馬成羣。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當此

之時。却走馬以糞。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韓非子曰。凡馬

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

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

馬以糞也。許慎曰。却。止也。糞。田也。止馬不以走。但以田行至德之效也。或曰。國君無道。則

天下多事。戎馬生於郊原。國君有道。則天下無事。止走馬以糞田也。其後師旅

數。音朔。發。戎馬不足。特。音字。牝。音牝。入陣。獸育子曰。牝。母也。故駒犢生於戰地。六畜不育於家。五穀

不殖於野。民不足於糟糠。何橘柚之所厭。傳

去聲。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方今郡國田野有壟而不墾。城郭有

宇而不實。邊郡何饒之有乎。

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田而耕。

什而籍一。義先公而後已。民臣之職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曰。方里而井。井

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先帝哀憐百姓之

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

率三十而稅一。惰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已。固其理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種而欲獲。鹽鐵又何過乎。

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民饑已不獨衍。民衍已不獨饑。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音遙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

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饑寒遂及已也。築城者

先厚其基而求其高。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

求其澹。古澹字。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

根深即本固。基美則上寧。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潘氏曰。高以下為基。民以食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一。野有菜蔬之色。民靡代耕之秩。無儲畜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三季之衰。皆此物也。
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

御史曰。古者諸侯爭強。戰國並起。甲兵不休。民曠於田疇。什一而籍。不違其職。今賴

陛下神靈甲兵不動久矣。然則民不齊出於南畝。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空倉廩而賑貧乏。侵益日甚。是以愈惰而仰利。縣官也。食貨志曰。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笑輶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請笑如故。為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勞民。民猶背恩棄義而遠流亡避。匿上公之事。民相倣倣。田地日蕪。租賦不入。抵扞縣官。君雖欲足。誰

與之足乎。

文學曰。樹木數音徙則痿。音委蟲獸徙居則壞。

故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原道

訓曰。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枳。鳩鴿不過濟。翔渡汶而死。形性不易。勢居不可移也。伍子胥曰。胡馬望北風而立。越燕向日而熙。誰不受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韓嬰曰。詩云。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由

此觀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往

者。軍陣數音朔起。用度不足。以貲音資徵賦。常取

給見民。田家又被其勞。故不齊出於南畝也。

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憚，不敢督責。刻

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中家為之色出。

後亡者為先亡者服事。錄民數，創瘡於惡吏。

故相去尤甚，而就少愈多。傳去聲曰：政寬者，民

死之。政急者，父子離。韓嬰曰：治國者譬若乎

絕矣。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虛。

夫音扶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

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

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交議而頌

聲作。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

非或使之，民自為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

乎。賈生曰：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

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

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文王有志為臺，近規之民聞之者，蹶裹而至。

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命其臺曰靈臺。命其

園曰靈園。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

王在靈園，鹿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皤皤。王

在靈沼，於囚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

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去聲小役二十

冠去聲而成人與去聲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

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

師若茶周師若鳥茶苦茶也鳥燕鳥也白項而羣飛者也鄒陽曰

秦信左右而殺周用鳥集而王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

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

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

塘園儉力趨時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

訟縣官亦悖矣

文學口十九年已下為殤音傷未成人也二十

而冠去聲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已上曰

艾老杖於鄉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

年也曲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

艾服官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曰耄七十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百年曰期願

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七十鄉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飲酒之禮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

也鄉飲酒義曰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

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

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行立矣。故老者非肉不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飽。非帛不煖。非杖不行。王制曰。五十異糧。六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今五十已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徭音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

之喪乎。王制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陳忠曰。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春秋元命苞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假為天子十年。蒙恬曰。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越絕書曰。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

蓋載命夫曰

六

傳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米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君道篇曰。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三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

得者歟。何其所臨之民。有飢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詩云。夙夜基命。宥密。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

人議也。御史默不答也。

地廣第十六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耶。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通作拒強胡之難。去聲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卧者。以邊郡為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

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師，推却胡越，遠寇國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中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得也。

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音遙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迺遠，士卒勞罷音疲，故邊民有刎頸之

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

不默也。囂，音囂，喧也。又衆多。夫，音扶。治國之道，由

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

內足，然後卹外。故羣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

不許，以為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

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

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

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

而不耨，費力而無功。漢紀曰：征和四年，搜粟都尉桑弘羊與御史大

夫奏言故輪臺以東皆故國處有灌溉田其旁小國少雖刀貴黃鐵綿繒可以易穀臣愚以為可遣屯田詣輪臺置校尉二人通利溝渠田一歲有積穀募民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產業稍稍築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事上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則欲益民賦以助邊用是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田輪臺曩者朕之不明與師遠攻遣貳師將軍古者出師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適召羣臣又筮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曰匈奴因敗方士占星氣太上蓍龜皆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失卜諸將貳師最吉朕親發貳師詔之必無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貳師軍敗士卒離散略盡悲痛常在朕心今有司請遠田輪臺欲起亭燧是唯益擾天下非所以憂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禁止擅賦務本勸農無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封丞相為富民侯而勸

耕農自是田多墾闢而兵革休息善謀篇曰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既入塞道覺之奔走而去其後交兵接刃結怨連禍相攻擊十年兵凋民勞百姓空虛道殣相望樓車相屬寇盜滿山天下搖動孝武皇帝後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請佃輪臺詔卻曰當今之務務在禁暴止擅賦今乃遠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聞封丞相號曰富民侯遂不復言兵事國家以寧詩云無田繼嗣以定從韓安國之本謀也

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歟

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去聲用兵也

越絕書曰殷湯

遭夏桀無道殘賊天下於是湯用伊尹行至聖之心見桀無道虐行故伐夏放桀而王道興躍革亂補弊移風易俗改制作新海內畢貢天下承風湯以文聖此之謂也

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一旦會於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還諸侯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刻雉歸。殘朝涉。武王見賢臣已亡。乃朝天下。與師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之粟。以贍天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以禮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侵也。**詩序曰。厲王暴虐。周人逐之。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宣王承其難。命尹吉甫伐之。有功而歸。嚴尤曰。當周宣王時。玁狁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匈奴之侵。譬猶蠶蟲之螫。驅之而已。故天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

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去聲。一面而制

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為防。故去沙石鹹

咸鹵。音音。不食之地。故割什斗辟之縣。棄

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音。據河險。守要

害。以寬繇役。保士民。匈奴傳曰。漢遂取

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與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顏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

造陽地也。**由此觀之。聖主用心。非務廣地。以勞衆而已矣。**

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

遠矣人間訓曰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將

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

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

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

塞鐔城之嶺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

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

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

而越人皆入叢簿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

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

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

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

績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

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

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劉項興義兵隨而定

若折稿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今踰蒙恬之塞音立

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

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音計

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弊

於邛笮音笮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荆楚

罷音疲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音洮燕齊困

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

外國非特什音斗辟音僻之費造陽之役也漢紀

夷道君長有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漠之屬以十數靡漠最大自靡漠以北君長以十數

印都最大。自越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莽都最大。自莽都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此皆巴蜀外西南夷也。秦時嘗通伍尺之道於此。諸國頗置長吏。漢興皆棄之。及大行王恢之救越也。使鄱陽令唐蒙使於南越。越食蒙以枸醬。蒙問所從來。曰從西北牂牁江。江漢廣數千里。出番禺城下。蒙因上書曰。南越地東西皆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土。今以長沙豫章往來水道絕難。竊聞夜郎精兵可數十萬。若從夜郎浮船下牂牁。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可通夜郎道。為置吏。上許之。乃拜蒙中郎將。發巴蜀兵千餘人。奉幣帛見夜郎侯。喻以德意。為置長吏。旁小邑皆貪漢贈帛。以為道遠。漢中不能有也。故皆且聽命。司馬相知亦言西南夷印笮可作都。上悅之。以相如為中郎將。往喻意。皆聽命。後西南夷數反。發兵與徭役。費用甚多。相如知其難通。業已達

之。乃假巴蜀之論以諷上。且以宣其使肯於百姓。博望侯張騫者。漢中人也。初為郎。應募使月氏。時匈奴殺月氏王。遂西徙。故漢欲與月氏擊匈奴。騫行為匈奴所得。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常持節不失。後亡到月氏。月氏未有報匈奴意。騫留一歲餘。乃還。並南山從羗中來歸。復為匈奴所得。留之歲餘。會單于死。國內亂。騫乃與其胡妻來歸。漢拜為太中大夫。初騫行百餘人。惟騫與唐邑氏奴二人得還。騫身所到大宛。大月支。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國名。具為上言之。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四國。皆在匈奴之西。本志曰。孝武之世。圖利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羗。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之右臂。隔絕南羗。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漠北。而莫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積羣貨。觀犀象。璆瑁。則開捷為朱崖七郡。

感筠醬竹杖。則開祥牝。越雋聞。天馬葡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貝。犀象翠羽。之珍。盈於後宮。璣瑜琪瑠。葡萄龍文魚目。汗血名馬。充於黃門。巨象獅兒。猛獸大雀之羣。實於外園。殊方異物。四面而至。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為縣官計過也。

大夫曰。挾管仲之知去聲者。非為廝音斯役之

使去聲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非

子曰。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子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為仲父。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拾遺記曰。范蠡相越。日致千

金。家僮閑。筭術者萬人。收四方難得之貨。盈積於越。都以為器。銅鐵之類。積如山之阜。或載之井。壑。謂之寶井。奇容麗色。溢於閨房。歷古以來。未之有也。文學能

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

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去聲誹譽訾音紫議以

要音平名采善於當世。夫音扶祿不過秉握者

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檐石者。不足以計事。

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

之事乎。何什音斗辟音僻造陽也。

文學曰。夫音扶賤不周知去聲貧不妨行去聲顏淵

屢空不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

孔子曰賢哉回也。

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孔子厄於陳蔡。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及將以貌舉

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而甯戚不離

飯。牛矣。

王逸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與蓋往歸之。至朝歌。益窮

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見之。遂載以歸。用以為師。言吾先公望子父矣。因號為太公望。或言周文王夢立令狐之津。太公在後。帝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為太公也。雜事篇曰。甯戚

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眾。甯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合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以為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以窮變節。不以賤易志。詮言曰。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繆稱

訓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惟仁之處。惟義之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不苟。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

仁者不為也。孫卿曰。古之賢人。食則飭粥。不足。衣則短褐。不完。然而非禮不

進。非義不受。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

伯夷不以其行。去聲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

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立節篇曰。曾子衣弊衣。以耕。魯

君使人往致邑馬。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往復反。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

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

乎。終不受。孔子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孟子曰。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

我以其仁。彼以其爵。我以其義。吾何歉乎哉。仲尼弟子傳曰。閔損。字子騫。不仕大夫。不食

汗君之祿。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伯

夷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

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

稱之。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焉。詩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此之異與。繆稱訓曰。

伯夷餓死首山之下。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說山訓曰。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

雖廉者弗釋。弊篋既魏。在枌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美之所在。雖汗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

雖高隆。世不能貴。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

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音洛故

惟仁者能處約樂音洛貧高士傳曰孔子謂顏

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養鬻郭內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

自娛所學夫子者足以自樂也回小人富斯不願仕夫子愀然變色曰美哉

暴貧斯濫矣楊子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苟

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

千金士積百金利已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

離於路流離梟鳥關西謂之流離借以為漂散之義也儒獨何以完

貧富第十七

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平

書曰桑弘羊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給事輦轂之下以至

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

馬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為出儉

節以居之奉音俸祿賞賜一二籌冊通作之

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

之分財若一知去聲者能籌之夫音扶子貢之

廢著音貯陶朱公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

哉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

貨殖傳曰。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又曰。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作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後諸業

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齊俗訓曰。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

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諺言曰。賈夫乘多端。則貧。士多技。則窮。心不一也。夫乘

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音升舉也。因權勢以

求利者。入不可勝音升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葛

蕘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音古不能與之爭利。

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况以勢位求

之者乎。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故古者大夫思其仁

義以充其位。不為權利以充其私也。

大夫曰。山岳有饒。然後百姓澹焉。古澹字河

海有潤。然後民取足焉。夫音扶尋常之污。不

能漑陂澤。丘阜之木。不能成宮室。小不能

苞大。少不能澹古澹字多。泰族訓曰。高山深

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崇高。成其廣大。山居木

棲。巢枝冗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

雲雨。榮木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蟻風。蟻風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

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傳曰。坎井無龜鼈者。隘也。園中無修林者。小也。未有不

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

能治人者也。故善為去聲人者。能自為去聲者

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內。

安能理外乎。

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荀

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慎子曰。行海者。坐而致

越。有舟也。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

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為專室狹廬。材不

足也。歐冶能因國君以為金鑪大鍾而不能自為一鼎盤材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雜言曰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都人及為天子天下戴之故君子窮則善其身達則利於天下。倣真訓曰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是故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越船蜀艇不能無水而浮。

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

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知去聲者以衍

愚者以困。孫卿曰仁義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

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覽真訓曰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貨殖傳曰農工虞商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子貢以著音貯積顯於

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

貧者澹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

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
 饑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
 於窟穴。拘於緼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
 能也。詩傳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
 蒿。蓬戶甕牖。採桑以為樞。上漏下濕。
 匡坐而弦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
 紺而表素。軒居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
 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在襟
 則肘見。網屨則踵決。子貢曰。噫。先生何病
 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
 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
 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為人。教以為己。
 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貢遂
 巡。面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履。行
 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

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
 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
 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立
 節篇曰。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
 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
 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
 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
 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
 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
 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
 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立節篇曰。卑賤
 貧窮。非士之耻

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
 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
 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
 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

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導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也。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君子求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眾也。

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毀名而趨勢，雖附之以韓魏之家，非其志則不居。富貴不能榮，謗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食

甘於知去聲伯之芻豢，子思之銀佩，美於虞公

之垂棘。齊俗訓曰：釐負僖之壺食，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

之大鍾。魏文侯軾段干木之間，非以其有勢也。

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以其富

於仁，充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修務訓曰：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間而軾之，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間，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居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道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不為。吾曰：悠悠慙于影，子何

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伐魏。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雜事篇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與兵欲攻。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按兵而輟不攻。

鹽鐵論卷之四

聖